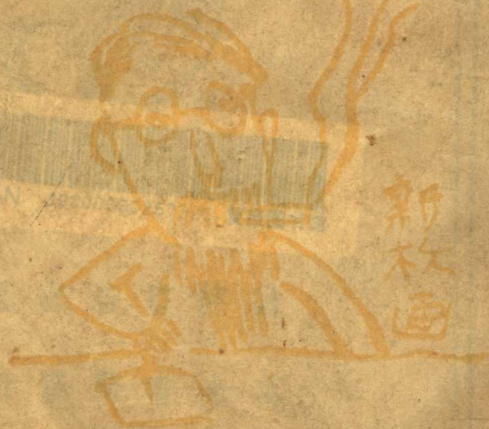


教師日記

子愷自題



電報寫日記



新秋圖

萬光書局發行

教 師 日 記

豐 子 愷 著

崇 德 書 店 出 版

萬 光 書 局 發 行

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發行

實價國幣六十元

(外埠酌加寄費)

教 師 日 記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著 作 人 豐 子 愷

發 行 人 章 桂

出 版 者 崇 德 書 店

發 行 者 萬 光 書 局

總發行所

重慶民生路
冉家巷十三號

萬 光 書 局

分發行所

重慶：林森路商業場西四街口
桂林：桂西路九十八號
昆明：光華街五十四號
衛陽：金銀巷八號

聯 營 書 店
萬 光 書 局

教師日記

原序

吾素無日記。昔年常有人以日本製之皮脊金邊日記冊相贈者。吾惜其冊，勉強爲之，不旬日而中輟，諸冊皆殘廢。蓋故國閑居，生活平凡悠逸，既無可記，亦懶於握筆。勉強爲之，則虎頭而蛇尾也。廿六年冬，倭寇以迂迴戰突犯石門灣。吾倉卒辭緣緣堂，率親族十餘人徒手西行。轉輾遷徙，至廿七年夏而始得安居於桂林之兩江。在途已逾半載矣。此半載之中，生活誠不平凡。每於舟車旅舍之中，抽閒記錄，得五篇，曰辭緣緣堂，曰桐廬負暄，曰萍鄉閒耗，曰漢口慶捷，曰桂林講學。日記之習慣蓋自此養成。及抵兩江，安居而有定業，生活又成平凡。然蠻夷猾夏不已，神州喪亂日甚。吾身雖得安居，敬業於山水之間，吾心豈能如故國平居時之悠逸哉？夫往而不返者時也，興而不息者感也。而况得虎口之餘生，觀蒼生之浩劫，吾今後豈得優遊至歲，放懷澹雲林泉石之間哉？於是立此日記，以續於前五記之後。雖無皮脊金邊之冊，亦將隱居爲之，而無中輟。

之患矣。此不僅記事志感而已，亦藉以勵恆心而習勤勞也。昔陶侃朝運百甕於齋外，暮運百甕於齋內。吾逐日所記雖無足觀，聊勝於無情之甕耳。是爲序。民國廿七年十月廿三日夜，子愷記於桂林兩江圩泮塘嶺謝四嫂家。

付刊序

此教師日記，有一小部分曾登載於廿八九年間後方各雜誌上。大部分則未曾發表。自從此一小部分發表後，我數年間行蹤所至，遇見新朋舊友，必相問曰：「教師日記近在何處發表？」或提出日記中某一瑣事相詢。計所遇十人中，約有八九人讀過此日記。而未曾見面之讀者，遠道來函詢問或談論此日記者，尤爲不可勝數。此誠出我意外之事。早有友人勸我將日記結集付刊。我因奔走遷徙，人事粟六，無暇校改，一直擱置。近得安居於沙坪小屋，心情稍定。得吾婿慕法及表姪璋圭二人相助，遂將日記付刊。寫完此付刊序，舉頭看見齋壁上掛着古人詩句：「花飛莫遣隨流水，怕看漁郎來問津。」心中不無相慨。卅三年勞勩節子儘記於沙坪小屋。

教師日記

廿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起

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一）

校舍建築尚未成功，學校在斧斤影裏，杭育聲中先行開課。將來擇吉舉行開校典禮。今天上午七時十分，行最初次的紀念週。全校學生一百三十餘人，教師十餘人，雍容一堂，行禮如儀。我脫離教師生活，十年於茲。今日參加此會，猶疑身為來賓，不知自己已是此劇中的一角色了。

校長和教務主任講了誠懇無間的訓話之後，校長便拉我講演。我推辭。學生席中一陣鼓掌聲把我趕上臺去。許多臉孔仰望着我，我心中不免有些不自然。但立刻想起現在是角色登台，十年前當教師時曾經磨練過的那種演劇的本能就復活起來，簡短地講了一番話。大意如下：

「我與諸君行過相見禮，並且共唱黨歌。我們已由禮樂結合，成爲新相知了。古人云：『樂莫樂於新相知。』我今天覺得非常快樂！」

2
我們的新相知，實在是很難得的：前幾天，我曾在桂林城內監督你們入學攷試。那時我對着滿堂的投考者，曾經想道：不知這數百人中那裡的幾位，是我們的學生，將與我共數晨夕？我看看數百隻臉孔，但臉孔上並沒有寫明，我不得而知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原來與我有緣的就是你們這幾位！你們忍也有這樣的感想。當你們在考場中看見我時，也許有人真心想道：不知這鬍子是不是我將來的先生？但現在你們也知道了。投考者有數百人之多，其中大多數與這學校無緣，偏偏你們這幾位有緣。這不是很難得的麼？這是難得之一。

其次這裏的諸位先生，是由中華民國各省各地會集攜來的人。有河北人，江蘇人，浙江人，安徽人，湖北人，湖南人，彷彿是全國各省的代表！因了國難，東西南北地集合攜來，來作你們的導師教師。這是難得之二。

又次，桂林以山水著名於全國。我們這學校位於山水之間，風景特別美麗，青天白日特別鮮明！我們有這樣的好環境，是難得之三。

有這三重難得，我們的新相知特別快樂。希望諸君今後努力用功，不要辜負這難得的好機會！

九時十分，我第一次上課，高師班的美術。點名後首先問：「剛才我在紀念週講話

，你們都能懂麼？倘有聽不懂的，請舉手。」沒有人舉手。我很高興，就對他們講美術的範圍和學習法。其言大體如下：

「美術，包含那幾種東西？自來界限模糊。中國古書中，曾把音樂也歸入美術範圍內。則美術彷彿就是藝術。但我主張，美術的範圍應限於視覺藝術，即所謂造型美術。藝術舊有八種，即文學，音樂，演劇，舞蹈，繪畫，彫刻，建築，工藝。近添照相電影二種。我主張在中國應再添書法金石二種，則共得十二種。這一打藝術中，只除了文學和音樂與眼睛無關外，其餘的十種均用眼睛鑑賞。不過其中演劇舞蹈電影三種用眼睛之外又兼用耳，稱為綜合藝術。其餘的七種，即畫，彫，建，工，照，書，金，則全用眼睛，為純粹的視覺藝術，即造型美術。

我新規定的美術，就是這七種。七種之中，繪畫實為其中心。美術專門學校中學彫刻建築工藝的人，必須先從繪畫練習入手。學金石，書法，照相的人，倘能從繪畫練習入手，必易於學成。故繪畫可說是美術的基本。

因此你們的美術科，就以繪畫學習為主體。此外附帶學習其他各種美術的創作鑑賞的常識。大略每星期二小時中，一小時學畫，一小時講述常識。今天上課開始，我們就這樣奠定修習的方案。

關於學習繪畫，我今天先指示你們一個方針：繪畫必從寫生入手。人物是寫生的最好材料。這校舍正在建築中，各種工人來來往往，有各種服裝，各種姿勢。這都是我們的寫生範本。希望你們於課餘之暇，用小冊速寫各種人物的姿勢，當比教室中的上課得益更多。但速寫時須注意一事：將兩眼稍稍閉合，看取人物的大體姿勢，而漏去其細部。切勿注冊於細目而不顧大體。今我在黑板上姑作數例。舉一反三，則在你們自己。

上時的簡師圖畫課，僅講圖畫學習法，即上文的下半，但講得特別疏略。因為這班里的人聽不懂我的語言，舉手者竟過半數。我的話風大受阻礙了。

十時四十分下課後返寓，途遇章桂。持醫生信催我即刻赴桂。因吾妻力民在桂林醫院患子癇症，要我去決定辦法。匆匆於二時半到車站，擬乘三時開之三班車赴桂林。彬然從車站來，報道今天是除曆九月初二。照例，初二十六下午車停班。我近來慣於逃難，對於橫逆之來，心君泰然不動。只是勉強人力，以聽天命。於是我說姑且上站一看。

到站，適有一小汽車滿載行客，將開桂林。我要求附搭，得其許可，但只能坐司機之椅背上，身體屈作S形，且須出車資桂鈔二元五角。三點三刻，我的身體又由S恢復I，站在省立醫院的產科主任鄭萬育的面前了。

鄭醫師說，臨產期尚距三星期。但一患子癰症，今天非生產不可。倘延遲則危險性增大。他決定四點鐘行手術。我到得正好。又說，或破肚，或人工生產，須再診後決定。又說，萬一不能大小兩全，則保大抑保小？我知道生產破肚並無危險，關於手術悉聽醫師決定。至於不能兩全，則當然保大。醫師即出證書要我簽字蓋章。無印泥，用指蘸紅墨水捺印面而蓋章，結果意外地清楚。更不計計幾千幾萬。潮聲聲請諸士班來陪。我到醫院時，聯棠梓生魯彥因潮諸君皆已在場。分我憂患，壯我胆量。心實萬分感激。此時我謝諸君，請其返家。梓翁獨留，相與坐手術室外走廊內燒香煙，談廣州失守武漢放棄事。娓娓兩小時，而新枚（此是我第七子，名字在胎中時預為取定。）出世，大小平安。蓋鄭醫師不但手術高，醫德更高。其動作之周詳，態度之和藹，令人感佩。母子二人平安脫險，實是他的醫德的所賜。他是我的讀者，一見相契。看護士中亦有周女士，為我昔日在上海時之學生。十餘年後五千里外患難中相遇，亦奇緣也。六時半出醫院，拉梓翁到秀林，飽餐一頓。夜宿崇德書店章桂床中。（章桂留鄉。）哭聲大作。調喪曲調葬林。

蘇林報中體光 十月二十五日（星期二）然非申天丁漆。蓋為世版賦。蘇林曰景無。

同接昨在汽車中屈曲一小時，晚上全身甚酸痛。癱極臥睡，今晨爽然復健。七時梓翁來。

，同赴東環路送馬先生離桂赴宜山。吳敬生君亦在場，匆匆話別，即到醫院。途中忽見桂林城中黯淡無光，城外山色亦無理唐突，顯然非甲天下者。蓋從此刻起，桂林已是無馬先生的桂林了。

力民病勢頗重，昏迷不省人事，賴葡萄糖針及救心針維持。新枚頗壯健，哭聲大於院中一切嬰孩。其脚先出世，經醫師拉扯，腿骨微有恙，但醫師云日後必可復原。是晚我與陳寶（我的長女）宿病室中。病室爲隔離第六室，院中人簡稱之爲「隔六」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（星期三）

拂曉，力民忽蘇醒，且索食。自言自入院後即失知覺，直達這時候方才醒悟，但覺全身疲乏，却並無痛苦。這樣說來，這回她雖然不是平產，却比平產更少苦痛，真是所謂「因禍得福」了。她不相信已生下一個孩子，更不相信孩子是男。陳寶特請護士抱來給她看，方始疑信參半。我也直到此時方知嬰孩是男。昨晨送別馬先生時，馬先生道賀後即問我所生是男是女，我不能答，但說是一個「人」。聞者皆失笑。

十月二十七日（星期四）

今日起醫生許產母食麥片。但葡萄糖針仍不止，且每次打一百cc。廣州失守後，藥物來源斷絕，剩貨皆增價，該針100%者每匣八元（桂幣下同）200%者十元，500%者十二元，800%者十六元。有藥可買，還是幸事。力民素無奶，新枚仰給於牛。昨已爲買到牛奶約二三月之糧。下午擬返鄉，同一吟（我的幼女）到桂益行，適是日無車，原因不明。唐現之，王魯彥，朱雙三君在站，即同赴西湖酒店吃茶。晚唐邀王朱及我在樂羣社便飯。歸院，力民已大好，索鷄湯。我赴附近飯店買一腿，囑陳寶於院中炭爐上煮湯，下麵給她吃。醫生不准她吃鷄，我們偷偷地給她吃了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（星期五）

晨五時，與一吟離院赴桂益行，天方破曉。車直到七點半開，九點始到家。上午有課兩小時，已來不及去上。且日來奔走甚疲，今天要休息了。我赴桂之次日，恐岳母年老，聞力民在院難產，不勝其憂，故不惜來往車費（桂洋三元六毫）特派楊子才君下鄉報信。故家人早已安心。今我返家，備述詳情，皆大歡喜。諸兒更盼早見新弟。華瞻即於是日下午上桂林，以慰其母，視其弟。

牛棚（即我的書房）上漏，我書房遷彬然所曾居之西室。擬請工人修牛棚之漏，平

牛棚之地，留給新牧居住。倘牠吃牛奶，住牛棚，將來力大如牛，可以衝散敵蹄，收復失地。至少能種田，救世間的俄人。即使其笨也如牛，並不要緊。中國之所以有今日，實因人太聰明，不肯用笨功的原故！

十月二十九日（星期六）

爲新牧誕生，請假已四天了。今日繼續授課。九點十分有課，八點一刻須動身。因爲我家離校是有五里之遙，我步行需三十五分鐘。若在平時，非坐黃包車不可。現在沒有代步的東西。況且環境中的人都苦幹，視步行五六里不但是應該，且是樂事，因爲他們是做苦工的。在桂林時，看見本地人皆勇于逃飛機，自己也不免胆小起來。現在看見本村人皆苦幹，自己也不覺耐苦起來。這在我實在是大有得益的。教務主任體卹教師，把我的時間一律排在上午九時十分至十時四十分。我早膳後從容地走三十五分鐘。上兩課後再從容地走卅五分鐘，於身體健康確有好處。聞此地冬日多晴，則行路不難，宜可視爲每日的健身運動。記得昔年在綠綠堂時，醫生說我少運動，以致身體不健。我下一次心，每日與兒童在院中踢球一次，以代運動。但三天後即廢止。一則踢球無味，二則我口上生瘡，人視我爲老人。一老人與兒童踢球，見者大都好笑。被笑雖然不痛，但也難

受，因此廢止運動。現在上課要跑路，正是使我準時運動的好機會。即使校旁有好屋，我也不肯遷居了。

課二小時，皆簡師國文。教育廳規定用中華版師範國文讀本第一冊。其第二篇選的是我的隨筆——苦學經驗。這班學生有半數聽不懂我的話，所以今天先選我自己的文章，朗讀一遍，使他們聽我的口音。朗讀以前，先借粉筆之助，向他們說：

『我教你們國文，第一步先須使你們能聽懂我的話。我所說的，是浙江口音的普通話，難怪你們不懂。但我即使能說純粹的普通話，也不中用。因為你們是從廣西各縣來的人，而各持一說。』

現在我先朗讀我自己的文章，請你們仔細地聽，記牢了我的口音，以後能聽講。本來，我也應該學桂林話。一則我學會了桂林話你們也不會全懂，二則我們有年紀的人，舌根較硬，不便改換方言，不如請你們年青的人聽我的方言，較為合理。況且，這對於你們有很大的益處：這會來教你們課的先生，有中國各省的人，各省的方言你們都聽得到。言語對於文化有很大的關係，你們聽慣了中國各省的言語，胸襟和氣魄也會廣大起來，不限于廣西一省，而擴張于中華全國。這種訓練，在你們廣西人是很受用的。』

吳縣志

十月三十日

(星期日)

上午九時乘車赴桂林。先到崇德書店看兩潮病，知為發瘧，當無大事。即赴醫院，見力民體腫已退，看似較瘦，而實乃恢復健康。據陳寶華瞻言，醫生已許吃雞湯，且謂只需休養，已無危險。華瞻正午即乘車返鄉。我同陳寶在秀林吃飯，買葡萄糖針及什物。陳寶先返醫院。我則訪問吳彥久，張粹生，魯彥夫人等。彼等于我不在城時，常去醫院探訪，其好意當感謝也。夜又訪吳敬生兄，探詢馬先生消息，司機未返，尙未有音信。但料想必安抵宜山。

夜返醫院，聞陳寶言今日手術室有人割腿，其腿被瘋狗所咬，毒發不可留，故割去之。護士領她去看割下之腿，宛如轟炸後所見，但不覺可怕。此言甚有道理。同是斷腿，一因于仁，一因於不仁，給人印象當然不同。

十月三十一日

(星期一)

五時起身赴桂益行乘車，返鄉已八時半。即赴校上課。

今日二課，為高師美術與簡師圖畫。令各作一能作的畫繳來，使我知道他們的美術

修養的程度，以便規定我的教法。且此種畫卷又可蒐集起來，歸我保存。將來他們畢業時，我可拿出來比較一下。畢竟進步多少。並可留作初相見時的紀念品。五年十年之後，我們相見，拿出這卷來看看，追懷既往，亦可勉勵來者。諸生聞我此語，默默地作畫了。不知他們作何感想。廣西人的臉孔上，表情不很顯明，我無從測知。我在教室中徘徊了兩小時。我其間以不同的款式圖畫。據說山水草木人物器皿的形狀，亦各異其然。而不取其相似。其間亦繪畫不同的風景，將眼下的景物，不假修飾，只取其真。而不論其美與不美。校中時鐘改早，與我的錶不對，我到校已脫簡師國文一課，約下午補授。第二課為師訓班圖畫教材教法。上星期我請假，今天還是初次上這班的課。先請不懂英語的人舉手。結果大家不舉手，我很高興。為講圖畫教材問題如下：

「圖畫教材甚廣，凡宇宙間森羅萬象，無一不是圖畫教材。把各物的畫法一一教給你們，例如今天教畫馬，明天教畫牛，後天教畫花，再後天教畫鳥……十年也教不完。且所教的限於各物的某一種狀態，死板而不能隨意應用。中國舊時的學畫法，便是犯這毛病。學畫者大都備芥子園畫譜一冊，依樣描葫蘆，知其一而不知其

二，舉一而不能返三。因此多數的中國畫毫無創意，大都是在抄東襲西從各種畫譜

十一月一日（星期二）